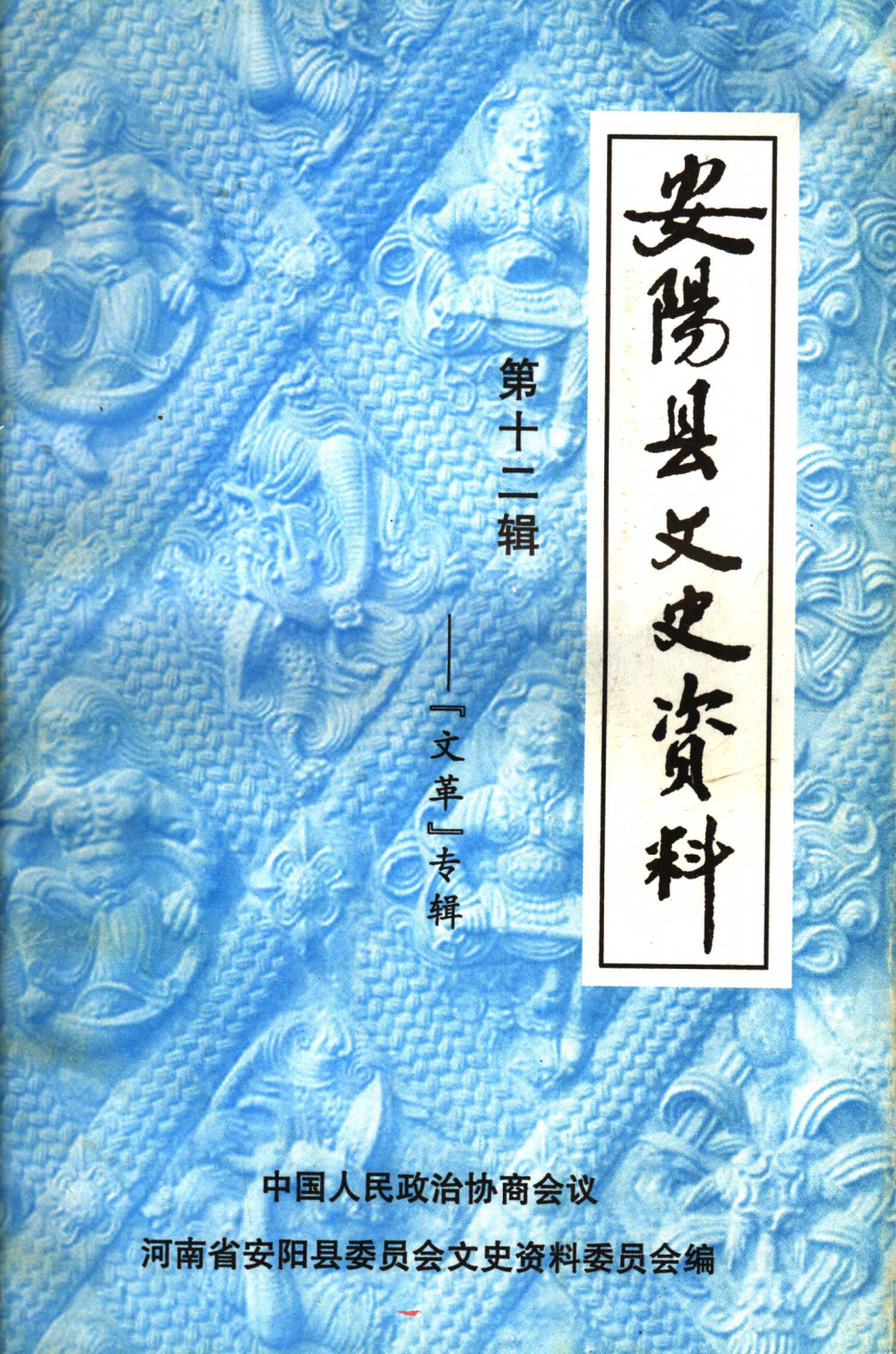




安陽縣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文革」專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安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安陽縣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文革”專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河南省安陽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二〇〇六年四月

顾 问：张奎堂

负献德

主 编：许秋莲

副主编：张 玲

魏志刚

安阳县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政协安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发掘文史蕴涵

促进社会和谐

张奎堂

二〇〇六·四

政协安阳县委员会主席张奎堂同志题词

序

安阳县政协主席 张奎堂

历史是社会发展的轨迹，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治史的意义在于启迪来世、昭示后人，因此历史又是一面可以借鉴的镜子。在当今高度文明的信息时代，各种文史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角落的史迹都繁复详尽地载入史册，然而遍览众多史册典籍和文学著作，一提及“文革”十年便语焉不详，或以“浩劫”、“动乱”寥寥数语一带而过，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断层，作为一面镜子，在这里只剩了镜框，作为一个链条，在这里出现缺环。“文革”十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但由于“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可以说它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为何不可低估，一是它确实“史无前例”，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二是它的危害程度至深至远至广，波及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触动到10亿人的每一颗心灵，以至流毒海外。可见这十年历史的记述与研究不可或缺。鉴于一些重要当事人年岁渐长（有的已相继告别人世），因此抢救这段历史资料的工作实属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以免若干年后这段史实或记述欠详，或被“谜”一般地永远尘封。

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是中华文明的发祥之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底蕴厚重。但在“文革”十年中，安阳县这块

土地却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属于重灾区，曾几何时派别林立，烽烟四起，武斗频频，导致人们思想混乱，情绪对立，社会动荡，经济倒退，可以说安阳县十年“文革”是全国“文革”运动的一个剖面，史料极其丰富，具有较高的整理和研究价值。

历史记述需要时间的冷却与沉淀，一般地说时间越久远，对客观事物的评价越公正。经过三十年岁月的洗礼和心灵的涤荡，安阳县“文革”中许多重要当事人都能表现出时过境迁之后的超然与淡定，都能跳出局外，站到今天的高处去平静地俯视“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已往争论不休的你长我短都变成了今日之共识，可谓多少恩怨事，都付笑谈中。当产生出版“文革”专辑构思后，众多“文革”当事人都极力支持安阳县“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当事人都愿意客观真实地将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记述下来，留待后人评说。这是我们在决定搜集整理安阳县“文革”史料之前，经过多次深入调查、座谈之后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搜集整理安阳县“文革”史料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我们召开了安阳县政协九届五次常委会，经过充分酝酿，认真研究，慎重考虑，决定正式编纂出版本书。

在搜集整理安阳县“文革”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对“文革”的十年评价把思想统一到坚持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的原则，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对“文革”十年史料征集坚持以《文史资料》所要求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原则，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再现历史原貌。三是对“文革”十年历史回顾坚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原则，求同存异，抛开恩怨，捐弃前嫌，消除隔阂。

史志的编修是为现实服务的。我们从搜集到的大量“文革”史料中，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可以找出发生十年动乱的社会背

景、政治土壤和历史条件，从而总结出许多警示后人的历史教训，这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县政协文史委、编委会的同志们以马克思主义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每篇文章都进行了认真审定、反复推敲，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力求言简意赅、文字精炼，以期达到普慧今人，垂鉴后世的效果，历经两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使《安阳县文史资料》“文革”专辑得以面世，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收获和启迪。

但由于搜集材料、掌握资料不够完整翔实，认识问题不够深刻、全面，一些观点难免有失偏颇，还望广大读者谅解与海涵。

2006年4月

目 录

序	张奎堂
安阳县“文革”时期主要派别组织简介	县政协文史委(1)
县委大院内外“文革”回顾	
——安阳县十年“文化大革命”经历	王 生(6)
安阳县“文革”初期“基点战斗队”和“县造总”始末	
.....	孟广文 王培先(44)
“文革”中两次大型“武斗”事件	赵林方(67)
历史的阵痛	
——安阳县“文革”十年回顾	李好书(89)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	孙景凤(122)
酸甜苦辣话“文革”	张尚兰(143)
恶梦——忆“文革”	姜延佑(180)
“文化大革命”中的安丰公社概况	高清瑞 龙振山(186)
曾是县一中学生的我亲历“文革”	李恒芝(192)
我所经历的“红卫兵”北京接待站见闻	徐志海(205)
“文革”轶事	李景泽(219)
安阳县“文革”时期各派群众组织兴替消亡概述 ..	赵林方(224)
安阳县“文革”十年大事记述	孟广文(237)
后记	(262)

安阳县“文革”时期主要派别 组织简介

县政协文史委

为便于广大读者对安阳县“文革”主要派别组织概况能一目了然，参考本书部分作者的稿件，并征求部分派别组织主要负责人意见，特对安阳县“文革”时期的主要派别组织作一简单介绍：

一、安阳县无产阶级造反总司令部

“安阳县无产阶级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县造总”。

1967年元月16日，县委机关“火炬战斗队”、“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队”、“五湖四海战斗队”同拥有300多名“基点干部”的“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联合组成“县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联合指挥部”。元月25日，“联合指挥部”夺了县委“党、政、财、文”大权，将县委及其各部、委办公章收缴，篡夺县委大权。1967年2月1日，以“联合指挥部”为核心，会同县公检法系统的“政法革命造反兵团”采用自上而下大联合的办法，把广大农村、厂矿、学校的群众组织联合其中，组成“安阳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县造总”，下设若干分部，全面掌控了全县局势。1967年7月25日中央对河南问题错误表态后，“县造总”组织迅速解散，不再掌控全县局势。

“县造总”的核心服务员（亦称司令）是：

李 荣（县委机关干部）

崔文祥（组织部干事、基点组长）

王培先（团县委书记、基点组长）

周显林（组织部干事）

江步永（宣传部干事）

“县造总”在安阳县当权派的“革”、“保”观点上，支持县委副书记杨有珍、武旺，打倒县委第一书记刘传明、第二书记张海清。

二、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安阳县联络委员会

“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安阳县联络委员会”简称“县二七联委”，亦称“老联委”、“炮联委”。

1967年元月23日，新乡师院和武汉、北京、西安等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串连”和组织县一中“红造委”、三中“红造总部”（后为北京兵团）、四中“一一二五战斗队”（后为“革联”）和曲沟、蒋村、马投涧等公社的群众“造反派”组织，以及县委机关的“少数派”组织“革命先锋”“星火燎原”战斗队联合起来成立了“安阳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简称“工农商学总部”。1967年7月以前，由于“县造总”掌控全县局势，“工农商学总部”与之观点相对，处于劣势，属于受批判，受压制的对象。1967年6月，在“工农商学总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安阳县二七联络站”，随着安阳县“二七”派不断壮大，7月5日，“安阳县二七联络站”正式改名为“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安阳县联络委员会”。特别是7月25日中央对河南问题的错误表态，“二七胜利”后，“县二七联委”组织迅速扩大到全县，全县大部分中学、厂矿都有了“县二七联委”的基层组织，22个公社先后建立了“公社联委”、“指挥部”。“县二七联委”在全县城乡占据了主导地位。

“县二七联委”主要服务员：

刘仁法（县一中学生）	孙文俊（县委机关干部）
冯振华（县委机关干部）	孙景凤（县人委干部）
刘大针（林业局干部）	赵福太（王二岗农民）
刘德富（白莲坡煤矿工人）	张海泉（曲沟集农民）
肖百顺（县三中学生）	刘玉堂（西曲沟农民）
赵宏杰（运输站工人）	秦春泰（县二中学生）
张瑞贞（县人委干部）	

“县二七联委”在安阳县当权派的“革”、“保”问题上，支持县委第一书记刘传明、第二书记张海清，打倒副书记杨有珍、武旺。

三、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安阳县新生联委

“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安阳县新生联委”简称“新生联委”或“新联委。”

“新生联委”是从“安阳县二七联委”中分离出去的。“县二七联委”在“安阳市二七分社”发生政见分歧而分裂的层面上，站到了“分社炮轰委员会”一边。“二七联委”中另有一部分人在“安阳二七分社”支持下于1967年8月27日成立“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安阳县新生联委”即“新生联委”。“新生联委”成立后在安阳县与“鸡毛上天总指挥部”和“安阳县五月风暴司令部”结成联盟，对抗“县二七联委”。

“新生联委”核心负责人是：

赵宏杰（运输站工人）	李玉合（白璧农民）
秦春泰（县二中学生）	汤百川（高庄农民）
杨凤生（郭村教师）	杨茂林（白璧机械厂干部）
夏守礼（吕村农民）	

“新生联委”在安阳县的“革”、“保”问题上支持县委副书记杨有珍、武旺，打倒县委第一书记刘传明、第二书记张海青。

四、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安阳地区五月风暴司令部安阳县总部

“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安阳地区五月风暴司令部安阳县总部”简称“安阳县五月风暴总部”。

处于劣势的“县造总”组织的主要成员，不甘心自己组织解散，政治处境恶劣，四处奔波，向上挂钩，在取得“安阳地区五月风暴”的支持后，于1967年8月16日，成立“安阳县五月风暴总部”。成立后与“新生联委”、“鸡毛上天总部”联合起来建立所谓“打刘”统一战线，共同对抗“县二七联委”。

“安阳县五月风暴总部”成立时共选出11名服务员：

苏保民、慕康寅、马其林、徐嘉璧、关金付、冯维华、李荣、崔文祥、王培先、周显林、江步永。

“安阳县五月风暴总部”在安阳县的“革”、“保”问题上支持副书记杨有珍、武旺，打倒县委书记刘传明、第二书记张海清。

五、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安阳县鸡毛上天总指挥部

“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安阳县鸡毛上天总指挥部”简称“鸡毛上天总指挥部”。

该组织得名于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以南崔庄18户群众为核心组织起来的“鸡毛越飞越高战斗师”为首，联合了“安西指挥部”、“安东指挥部”、“一月革命”、“小教总部”、“工交司令部”、“白莲坡煤矿驱虎豹”、“高庄公社二七总部”、“五六战团”、“县委机关永跟毛主席兵团”等组织发起，于1967年10月27日成立了“安阳县鸡毛上天总指挥部”。同“新生联委”、“安阳县五月风暴总部”协同动作，一致对抗“县二七联委”。

“鸡毛上天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是：

张广礼（南崔庄农民、合作化时期带头人）

郭贵堂（县委会干部）
秦启茂（团县委书记）
史开国（县委组织部秘书）
武克定（县委农工部秘书）
王树华（县七中学生）
王泽书（县一中学生）
黄天信（白莲坡煤矿工人）
张庆云（南崔庄原任支书）

“鸡毛上天总指挥部”在安阳县的“革”、“保”问题上，主张打倒县委第一书记刘传明、第二书记张海青，支持副书记杨有珍、武旺。

六、安阳县八五指挥部

简称“八五”，负责人是郭宝玉。

七、安阳县四司指挥部

简称“四司”，负责人是白石成。

八、安阳县贫下中农代表筹委会

简称“农筹委”，负责人是常玉录。

“八五”、“四司”、“农筹委”是中央对河南问题错误表态后建立起来的农民组织，虽亦冠以县名，但人数少，不成规模，鲜有活动，观点模糊。

县委大院内外“文革”回顾

——安阳县十年“文化大革命”经历

王 生

前 言

二、三十年前的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全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无疑，也给安阳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苦难和创伤。

“文革”十年间，我基本上是在县委、县革委大院，围绕县委、县革委领导做些具体工作，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机关大院及全县的“文化大革命”。尽管不可能对所有情况都了解那么翔实、具体，但毕竟是这段“刚刚成为历史”的见证人之一。鉴于“文革”期间所处的工作环境和退休前曾从事地方史志工作多年，因而前些时有关部门约我提供和撰写这方面的资料，由于全无思想准备，尚需认真回顾和查找有关资料，故承诺退休后再撰。

“文革”是发生在二、三十年前的社会历史事件，就安阳县而言，不少当事人尚健在，对本文中某些具体事物的看法可能存有差异，而有些资料档案部门也未必能查到，所以深感对某些事件的记述仍有难度。为此，本文撰写努力做到：遵循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可能引起争议的事物暂放一旁；以县委机关大院内外发生的事件为主体，以本人亲身经历和见闻为轴线，忌空谈，少议论，兼顾可读性。记述方法以时为序，顾及事物分类。就内容而言，一般多为当时人所共知，也有些鲜为人知。

(一)

1966年春夏之交，当安阳县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详见县政协《安阳县文史资料》第九辑本文作者的《安阳县“四清运动回顾”》一文）进入组织处理阶段，我在安阳县委先行点吕村冯宿驻队。有天和工作队长张海潮（曾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多年，是时已调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同志一道去参加由吕村工作片大队党委召开的“四清”工作队支委以上党员干部紧急会议，由工作片大队党委书记、清丰县委第一书记时文吉同志传达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等文件，使我们这些搞“四清”工作的同志开始关注“文化大革命”。但大多数同志仍认为此乃是文化界、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事情，与我们这些县里从事农村工作的没有多大关系。

回村后，相继看到各大报纸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社论与消息，什么《评海瑞罢官》和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成了热门话题，社会上盛传北京“破四旧”、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种种方法、方式令人咋舌，数所大专院校纷纷起来揪斗学校一、二把手，北京市委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结果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安阳县委“四清”先行点工作队陆续有人被抽回县应付“文革”和参加教师集训。教师集训向党交心，揪“黑帮”，

斗“牛鬼蛇神”，“大字报”铺天盖地，被揪出的“牛鬼蛇神”，有的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斗，有的被剃光半个头，留下半边头发，成了“阴阳头”。上述种种信息和事实表明，“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一时间如坠云里雾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二)

是年麦收前后，外地和本县“四清”工作队都草草收场，各自返回原工作单位。回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尚未就绪，即通知去安阳师范专科学校（现在的安阳师范学院原址）参加县委组织的2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等文章，之后又学习毛泽东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是时，由县委机关驻地北关到安阳师范专科学校南关，穿城越巷，看到不少花花绿绿的大小标语，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可丢！”、“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落款是某中学“红卫兵造反总部”或某中“毛造”（后来才知为安阳市某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总部）。单从这些标语口号看，一霎间，这些地方已是箭拔弩张，如临大敌。大街上来往人流中，不时闪现几个头戴绿军帽、臂佩“红卫兵”袖章“破四旧”的男女中学生，雄纠纠地对行人的所谓“奇妆异服”，包括扎长辫子的青年女子进行检查干涉，责令易妆剪发，态度生硬蛮横，令人迷惘不解。

党员干部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目的在于提高其对重要性的认识，由“很不理解”转变为“深刻理解”。然而，绝大多数同志仍自我检查表示：“思想赶不上形势。”

8月8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公布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时俗称《十六条》),县委机关和县直机关锣鼓喧天庆祝,各种宣传工具一齐出动。8月12日,各大报纸发表《中共中央全会公报》,县委机关大院内外贴满了各部委和群团组织拥护及支持的大幅标语。毛泽东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语录,成为人们争先学习背诵的最新指示。8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报导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实况,毛泽东主席身着解放军绿色军服,臂佩“红卫兵”袖章,接见在京百万各界代表,检阅游行队伍。当日上午,县委、县人委(即当时的县政府)机关和驻在市内的县直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及学校的干部、职工,水冶、蒋村、白璧、铜冶、吕村等公社所在地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及学校的干部、职工、师生,部分公社农民,也敲锣打鼓扭秧歌上街游行庆祝。次日上午10时许,县委机关收到《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各大报纸后,立即组织全体机关干部、职工,集中在县委机关西小院丁字房会议室,由县委第一书记刘传明同志主持学习有关消息报道。下午和第二天,连续召开县委常委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的学习碰头会(县委办公室因当时暂缺主任,分管材料的副主任侯滢泉下乡蹲点,我作为材料组长,根据领导安排,一般由我参加),继续学习报纸有关文章,讨论和分析本县“文化大革命”形势:教师集训早已解散;几所中学“红卫兵”造反称县委派往学校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县委也已作了检查;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据说安阳县的一、二、三、四、八中等学校的师生有的也曾到北京;全县多处中学已瘫痪,有的学校领导被揪斗、批判,无正常教学秩序;有的中学自发建立学校“文革委员会”,多数师生外出搞“串连”;有的小学教师也借机外出进行“串连”活动,外